

# 株洲文史

## 第十二辑

### 目 录

马 日 见 闻	许克祥马日血洗省党校亲历记.....	汤启圣 (1)
	省工运特训班马日历险记.....	陈向民 (6)
	马日惨剧长沙见闻.....	谭源育 (11)
	马日事变前后醴陵见闻.....	殷 达 (15)

### · 十 · 万 · 农 · 军 · 围 · 攻 · 长 · 沙 ·

株洲总工会的成立和攻打长沙的琐忆.....	王再庭 (24)
株洲理发工会攻打长沙的回忆.....	杨品益 (33)
醴陵西山区农协攻打长沙的经过.....	王杨秋 (36)
攻打易家湾亲历记.....	傅如新 (39)
我参加攻打长沙前后的经历.....	张兆魁 (41)
醴陵农军进攻长沙和武汉请愿的经过.....	黄疆猷 (44)
马日事变后赴武汉请愿始末.....	周明能 (47)

### · 秋 收 暴 动 ·

马日事变与秋收起义在醴陵 1927年5月—1928年5月.....	王亚文 (49)
回忆醴陵秋收起义前后的情况.....	易 锴 (67)
株洲秋收暴动记实.....	陈永清 (71)
株洲暴动火烧五里墩铁桥.....	凌兆悫 (73)

### · 血 · 腥 · 屠 · 杀 ·

马日事变后醴陵大屠杀的片断回忆.....	程星龄 (75)
李芬烈士遇难记.....	谭玠生 (86)
回忆大姐谭道瑛烈士.....	谭珊英 (93)

谭阳隆祖孙同日遇害目睹记	苏振楚 (103)
家爷王树德被害经过	陈新媛 (105)
刘秋忠两次遇害经过	刘寿康 (108)
回忆我的满叔田礼成	田有余 (110)
朱子和血染酃县城	马 楫 (115)
碧血丹心写春秋	
一纪念先父廖升华殉难六十周年	廖惠风 (123)
我与易足三烈士的一段交往	易学泳 (133)
追念我的继父范桂荣	范宜平 (137)
大革命时期“三门惨案”始末	廖大海 (142)
茶陵二十三都鸡公石惨案前后	周件仔 (146)
忆攸县阻粮出境流血事件	刘力祥 谭嘉言 (150)

·  
农  
·  
运  
·  
风  
·  
暴  
·

大革命时期醴陵见闻	李味农 (152)
醴陵农民斗争的回忆	翁徐文 (159)
醴陵农民运动片断	冯启发 (165)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	旷克环 (171)
大革命时期醴陵妇女运动的回忆	张佩萱 (179)
我在茶陵从事农运工作的经历	杨卓然 (181)
一九二七年在茶陵	袁曦明 (187)
忆茶陵农运讲习所	谭调元 (192)
回忆酃县农民运动	何健础 (194)
“马日事变”在酃县	邹英伟 (201)
我当儿童团指导员前后的回忆	叶嵩高 (206)
涿口农民运动的回忆	刘道增 (209)
攸县城关清理积谷的斗争	易长生 (212)
攸县安西区第三乡农会斗争片断	
.....	罗晚林 谭芳英 (215)
革命风雨话当年	刘观秀 (218)

## 许克祥马日血洗省党校亲历记

汤启圣

1927年春，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最密切的时候，湖南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本着同志般友好合作，团结奋斗的精神，双方协议在长沙创办湖南省党校。唐生智是当时湖南的省主席，就兼任党校校长。另外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有周斓（当时是湖南省代理主席）、夏曦、李达、谢觉哉、郭亮等，还有一些人已记不起姓名了。党校校址设在教育会坪附近，即原来的省立一中。

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来说是发展最快的。省、县各级革命机关均感人员不够，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经湖南国共两党会谈决定，在长沙及全省范围内招考高初中程度学生600人，其中女生100人。并限期全省各地在3月结束招考工作，4月上旬以前到校报到，听候编队上课。

1927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开元中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唐碧云在自习时对我说，支部决定派你应考湖南省党校，你明天上午到县总工会（即醴陵东门节孝祠）去找县团委书记潘世楷，他会交待你一些问题。我当时是学校团支部宣传员，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高兴。第二天上午我在县总工会见到县团委书记潘世楷，当时中共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同志恰好也在座。经潘世楷同志给我介绍后，罗学瓚同志便对我说，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省里决定我们县招考3名男生1名女生，到长沙省党校去学习，现在县里革命青年热情很高，报考已有60人，明天上午8点钟，到县立

中学第二教室考试。录取了的同学，县里会办好入校手续，并派专人护送到长沙，希望你用心去考，并祝贺你成功。当时我对罗书记给我的鼓励，内心感到无比激动。翌日上午9时，应考的男女同学60人，全部到了考场。主考人是县教育局长王力天同志，还有四位监考的老师。考试课目有：语文（作文题是《上湖南省党部一封书》）、数学、理化、英语、一般时事测验，考了整个一天。考试后的第三天，潘世楷来到学校通知我，说你已经被录取了，须于3月20日到县团委转组织关系，23日到阳三石火车站集合，县里已经派定孙少朴同志送你们到长沙。闻此，我即回家告诉父母，准备行装。

23日我背着行李来到阳三石车站，孙少朴早已在车站等候了。记得同去的男生还有王力文、曾道一两人，女生是荣梅一人。我们五人乘车到达长沙后，便住在东长街一家“徕富旅馆”。第二天，孙少朴同志带我们四人到省总工会转了团组织关系，然后拿着醴陵县党部的介绍信和试卷成绩，去省党校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

3月28日，全省各地被录取的同学陆续到齐，党校开始编队，实行军事生活管理。男同学500人编为五个区队，女同学100人编为一个区队，按顺序号是为第六区队。每队有一个少校官阶区队长，三名上尉官阶分队长。区队以上是总队，全校为一个总队，总队长官阶是少将，专管全校军事教育和术科训练。编队后，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蓝色中山装，一顶工人式蓝帽子，一双蓝布绑腿。总队长以下军官都是由唐生智派来的，一切生活方式与管理方法都是最严格的。

党校于4月1日正式开课，课程计有：马克思《资本论》、社会史观、共产主义、BC、工运、农运等，每周还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文化课。主讲老师是李达、谢觉哉、夏曦、郭亮等，还有些老师

现在记不清了。上课时，全体同学集合在大礼堂，有的课发书，多数课发讲义，有时什么都不发，只是老师在台上讲，同学在下面作笔记。上军事课最严格，手脚都不准乱动一下，否则便会受到责骂。我们的学习是很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全体同学在党的教育下，个个精神奋发，斗志昂扬。

学校筹备开学典礼工作进行很快，校务委员会公布：5月19日上午9时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并邀请省会机关主要负责人和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为了筹备开学典礼，省党校进行了修缮装饰，校门口书一丈横幅标语：“枕戈待旦”；会场门口横幅标语为：“我武英扬”，学校操场中搭了一个主席台，整个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壮观，呈现着一派革命的新气象。

21日上午9时许，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来宾，陆续来到。如湖南省代理主席周斓、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翼鹏（代表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将副军长陈嘉佑（代表谭延闿）、党校长沙三分校教育长石醉禄等，省党校的主要负责人夏曦、李达、谢觉哉、郭亮都同来宾坐在主席台。仪式开始后，夏曦同志作了筹备省党校的经过和将来的使命的报告，来宾周斓、张翼鹏、陈嘉佑等讲了话，我们同学有两位在台上致了答词，慷慨激昂，振奋人心。隆重的开学典礼，直至午后1时许才散。

正当革命之花初开，工农运动高涨之时，革命阵营内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叛变了革命，反革命爪牙已经潜入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安于大好革命形势，缺乏应有的革命警惕。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暗地里早已接受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的指示，但碍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高涨，乃蛰伏长沙驻地五十标未敢妄动。新军阀何键对湖南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极为不满，暗中派遣高参余湘三与许勾结。余湘三，湖南醴陵人。这个家伙阴险毒辣，能说会道，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当时在长沙的门生故吏很多，在社会上

有一定的声望。他潜到长沙住在四十九标何键的一个教导团团部。四十九标与五十标仅一里之隔，教导团团团长王东原又是积极反共先锋。就这样，许克祥、王东原、余湘三三个魔鬼频繁往来，密谋策划武装叛乱，加紧反革命部署。余湘三四处游说，散布反革命言论，得到省方周斓等军政人物的默契。

1927年5月21日晚10时，许克祥趁省党校刚刚开学典礼之机，革命领导人忙于互相庆祝之际，突然率部叛变。叛军由50标驻地出发，以主力袭击东长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有人枪400余），另以一部袭击省农运学习班（有人枪300余）。从午夜一时起，双方开始战斗。工人纠察队在东长街、司门口等地奋起反击，展开剧烈巷战，许克祥部曾一度败退到了小吴门附近，后许的增援部队赶到，工人武装最终受挫。在农运学习班，战斗亦很激烈，农民武装由司门口向总工会靠拢，逐步向南撤退，经浏城桥、识字岭向浏阳方向转移。战斗最激烈时，大约在拂晓前，事后我听省立一中的同学说，当时牺牲的革命同志有百余人，陈尸血泊中，一整天无人收殓。

在许克祥发动叛乱的同时，王东原在余湘三的唆使下，派教导团一个营协助许克祥行动，另派一个连队袭击省党校。当王东原的部队到达省党校时，原先担负门卫的一个排早已撤走，各区分队的区分队长也早已溜之大吉，只有我们学生不知道，叛军冲进党校后，即四处开枪，捣毁校务室、大礼堂，然后分别包围六个区队，声称捉拿共产党员。我们都从梦中惊醒，手无寸铁，不知所措，但有多数勇敢不怕死的同学与叛军士兵争论，“我们是省政府招考的学生，在学校里读书，没有犯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来抓人？根本是无法无天！”双方首先是口讲，继之殴打，万恶的敌人即向同学开枪射击，学校一片混乱，大部分同学由校门口冲了出去，当场有九名同学被击毙在校坪里。我当时年纪轻，胆子小，听到枪声四起，即与30余名四队学生卧倒在寝室床底下，直

到天亮才爬出来。当得知叛军确实撤走之后，我和小同乡阳芝桃便逃到省立第一中学(阳原是该校学生)，我们离开省党校时，亲眼看见校坪里被枪杀的九位同学的遗体，实在惨不忍睹。

我和阳芝桃同学在一中住了四天，先后听到张盛尊、何允坚、李一等同学谈论，东长街、司门口、小吴门、南门口等地都有阵亡革命同志的遗体，街上叛军士兵很多，烈士遗体无人收殓。不久，长沙城里四处捉人，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每天都有消息传来，各学校亦在搜捕共产党人，天天都有革命同志被屠杀。一中并非我们安身之地，我俩乃化装成小贩，徒步回到醴陵。

这时醴陵已经得到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的消息，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已经组织起来，准备攻打长沙。我把省党校被抄杀及长沙情况向中共醴陵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潘疆爪同志(亦是我的老师)作了汇报，随后同他率领的醴陵农民自卫军一起开赴长沙，声讨许克祥。部队行至易家湾与敌相遇，发生战斗。我军因武器不足，又缺乏训练，战斗失败，撤回醴陵，农民自卫军也就瓦解了，革命进入低潮，我自失却组织后，即过着流浪生活。



工农的罪恶事实，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郭亮个头不高，但演讲声音洪亮，富有感染力。他那神态，那高昂的激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会议结束后，与会群众几十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5月的长沙，革命形势虽处于高潮，但潜伏下来的反动势力却在暗中频繁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何键勾结在一起，磨刀霍霍，伺机向革命群众发动进攻。然而，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内幕。5月21日发生事变的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们寝室里的七八个同学还躺在床上，兴致勃勃地谈论湖南的形势，有的同学说，长沙的警备司令换了，原来的警备司令不行，是个右派，反蒋不坚决。听说现在换为许克祥。有的同学说，许克祥是个左派，靠得住，今后长沙就是左派占统治地位了，形势对我们有利。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才入睡。

谁知就在我们睡熟不久，许克祥突然发动事变。刹时，长沙市内枪声四起，喊杀声震耳欲聋。我惊醒后，一骨碌爬起来，一看寝室内空无一人，叛兵已经把训练班包围，我拔腿就往门口跑。只见大门口的机枪发疯似的吼叫，吐出的火舌如同条条飞舞的火龙，封锁着外出的通道。我迅速转回屋里，从下铺爬到上铺，想顶开楼板从屋顶出去。不料，楼板钉得很结实，无法顶开，一时急得我浑身冒汗。正在这时，我忽然听到叛兵冲进了隔壁房里，李林刚喊一个“打——”字，接着就是敌人“咔嚓”的刀声和“扑通”的倒地声。后来再也没有听到李林的声音了，我知道李林已经遇害，慌忙从上铺跳下地，钻入床底，紧贴墙壁趴在地下，大气不敢出。顷刻，叛兵闯进来了，他们见屋里没人，就乱翻东西。一个叛兵走到我的床边，掀开布毯，拖出我的皮箱，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了，惊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叛兵没发现我，拎着皮箱走了。我赶紧从床下爬出来，推开后墙的窗户，一

跃跳了出去。

窗外是一道避火墙，墙与窗相隔只有一米五宽。我背靠墙根蹲下，竖起耳朵，睁大双眼，注视着左右方。此时，院内的枪声、喊叫声、拼搏声、怒骂声、呻吟声，不绝入耳。屋顶上的瓦片哗哗作响，爬上屋顶的同学纷纷从屋檐上向避火墙上跳，然后翻墙出去。屋上的瓦片、杂物不断往下掉。突然，一床青被子掉在我身边。跟着，墙上栽下一个人来，落地后一动也不动。我以为他死了，悲痛地拿起被子盖尸。谁知他没死。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浏阳那个姓杨的同学。我连忙扶他坐起，两人用被子盖住身子。避火墙是用黑炭泥粉刷的，夜中望去，青被子与墙壁的颜色差不多。敌人在屋里屋外搜查了两次，都没发现我们。他们在这里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看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洗劫的，才悻悻地走了。

血洗后的特训班，阴森恐怖，死一般的寂静。

天快亮了，院里来了几个警察。他们大声喊道：“同学们，你们不要怕，我们是警察，你们能走的就赶快走，想回家的就回家。”喊了几遍后，幸存的同学才陆续从死尸堆和角落里爬出来，共有十多个人。我出来后，看到宿舍外和操坪里躺着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遍地是血，我的双脚都是红的。面对死难的同学，我们一个个怒目圆睁，双眼喷火。大家流着眼泪，紧握双拳，决心向反动派讨还血债。临别时，有个同学愤然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笔血债。回去以后要继续干革命，英勇斗争，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告别同学的遗体后，我回到宿舍，收拾值钱的东西回家。我十六块光洋仅剩下一块，皮箱里的十五块被叛匪搞走了。我拿了一个脸盆，一件棉衣，伤心地离开了特训班。

街上，敌人端着枪，打着旗，凶神恶煞似地来回巡逻。我叫

“一捆黄包草，要他拉我上旅馆，到了一个木旅馆，他们不接，跑到一个水巷里的小旅馆，老板才勉强接受。我把棉衣送给了车夫，作为车费，又把脸盆送给了旅馆老板抵作宿费。”

住下后，我马上到藩正街徐特立主办的农村师范，找同乡刘芳芬。农村师范办了一个农民运动训练班，刘芳芬（攸县皇图岭人）在农运班学习。我找到他，两人商定一块回家去。

临时的长沙，阴云密布、戒备森严，外出乘车、坐船都要证件。我们没有证件，买不到票。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遇上了住在梨麓园附近的“清字公庄”的两个熟人，一个叫王达仙，一个叫刘建彬。王达仙是攸县新市王家村人，他到长沙是为了办什么杂税手续。刘建彬是新市“贺昌和酒店”的老板，专程到长沙枕木公司联系生意。我分别对他们撒谎说：家里有急事，要我速回，请帮忙搞个买车船票的证件。他俩都离我家不远，我家在当地颇有名气，他们当然乐意帮这个忙。结果王达仙帮我搞了一个杂税局的符号，刘建彬帮我搞了一个枕木公司的符号。我拿着两个符号同刘芳芬买了两张船票。

5月23日清晨，我们两人在长沙轮船码头乘船出发，上午到达湘潭。在湘潭境内，沿途看到许多农军肩扛梭镖、鸟铳，手提大刀去打长沙。天黑时，船到朱亭，我们在朱亭安歇了一晚。第二天，我与刘芳芬分道走，他从左路回皇图岭，我从右路去攸县县城向党组织汇报。

5月24日下午，我赶到攸县城，找到了党支部书记余来、支委谭志远、刘谭豪。我把长沙目睹耳闻的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的汇报。他们听完汇报后，要我先在家里（新市）休息两天，再去皇图岭，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余来最后又说：“万一失败，你就转入地下斗争，我带上三百武装（农民自卫军常备队）上山打游击。”

5月25日下午，我回到家里。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听说罗定的军队到了湘潭县的杨子坪，27日又听说罗定到了攸县贾山，杀了农协会的委员长。28日传来消息，罗定进了攸县城，农民自卫军常备队被打散。就这样，我没再到皇图岭去，立即转入了地下斗争。

周邦发 记录整理

1988年8月30日

## 马日惨剧长沙见闻

谭源育

1927年“马日事变”时，我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即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现代工人运动的先驱黄爱、庞人铨的母校，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时，校本部在小吴门的柑子园，实习工场在北大垅，学生宿舍除一年级新生在校本部外，其他年级都分住在经武门柑家台和韭菜园。由于校舍分散，使我们在学习上虽然有些不便，但给我们的革命活动却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所以在当时的长沙来说，我们学校的革命风气是相当活跃的。尤其是北伐大军进入湖南以后，我校学生大都投入革命激流，或走上社会宣传革命，或投考军校，参军参战，革命热情盛极一时。

正当我们为北伐胜利而欢欣鼓舞之时，聚集在长沙的国民党右派却在酝酿着一场反革命的阴谋。5月21日拂晓前，我刚刚起床，正准备由韭菜园往协操坪晨跑时，突然听到城内枪声沸腾，不胜骇异。同学们闻警也纷纷惊起，相顾愕然。舍监刘老师马上叫大家安定勿躁，静候城内情况。这时杨绍奇同学（醴陵人，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党支部宣传委员）急急忙忙向我跑来，悄悄告诉我，城里发生兵变，省革命团体机关惨遭捣毁；工人纠察队奋勇抵抗，死伤惨重，详细情况还不了解，组织上会马上作出对策的。他还说，这是反动派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对革命犯下的又一罪行，是湖南大屠杀的先声，我们要积极准备

应变。当时，我是班上的评议干事及宿舍的食事委员，又是团小组长，立即把杨绍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向组内同志作了传达。

天亮后，学生会召开全体紧急会议。会长梁文茂同志主持大会，报告了事变的真象和目前的形势。会上作三项决议：一是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继续了解城内情况；二是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对机关、学校进行搜查、索取证据，迫害同学；三是罢课抗议，罢课期间不离校外，免遭不测。会后杨绍奇同志告诉我，支部决定派人入城了解情况，大家认为我年纪小，身体清瘦，还是一个孩童气概，由我进城去看看情况比较合适。我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毅然接受了任务，当即到学校伙房向刘师傅的儿子借了一件青布对襟上衣换上，提着一只菜篮子出了宿舍，经老炮队直奔小吴门。那时城墙还没有全部拆毁，平常日子，城门内外零食摊担、菜担自成街市，粉条馄饨、牛杂汤锅、鲜鱼小菜，无所不有，居民早市人来人往，喧闹非常。今早却人踪寥寥且惶惶不安，情势十分紧张，大家急急忙忙地买些小菜，早点就悄悄地走了。我也买了几条小鱼、几片香干，两把青菜装上篮子，进入城门，转入永嘉巷直走东长街，那时省总工会设在东长街。只见沿街家家店门紧闭，到处站有荷枪实弹的哨兵。街上无一行人，我也不敢驻足徘徊观察，只好低头默视沿街向前。走到东长街省总工会门口时，但见门口刊物书籍、标语纸屑、门窗玻璃，一片狼籍，街心倒着十几具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遍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我不敢在此久留，更不忍近前逼视，顿时怒火心中烧、泪向肚里流，三脚两步急忙插入宝南街，经中山路小吴门赶回学校，找到杨绍奇同志汇报了目睹的惨状。绍奇同志刚参加党的会议回来，他说，已经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这次叛乱是35军许克祥率部发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的反共大屠杀；组织上决定工农群众拿起武器，团结奋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一时间，省垣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久，形势进一步恶化，整个长沙阴霾密布，杀气腾腾，学校无法复课。省教育厅决定各校提前放假，疏散学生还乡，以策安全。上级党团组织适时指示我们，积极参加农村革命斗争，反击敌人。

5月29日左右，我和在省各校夙好同学杨绍奇、刘杞元、谢世楷、谢玉芳、罗润山、陈铁生等十余人离省返醴。因为火车停开，我们只好背着被盖书籍沿铁路步行。到暮云市附近，只见长沙各乡、暮云、跳马、云田等地农军正陆续集结，红旗招展，梭镖如林，雄赳赳气昂昂向长沙进发。到达易家湾时，已是第二天上午了。株洲、醴陵农军前锋已到，后续大军络绎梯进。见到这种革命壮观场面，我们压抑多日的心情格外振奋。这时恰遇醴陵县中同学黄绵兴、刘学全、潘世楷等人。他们见我们从长沙来，十分高兴，告知醴陵农军由我们的老校长、现县农协会委员长潘疆爪先生为总指挥，率部反攻长沙，为死难先烈报仇雪恨，欢迎我们参加战斗。我们慨然应允，一同到易家湾农军总部见了潘先生。潘先生体格魁梧，胆气豪迈，本是学识渊博的文人，而今却成了一位威严挺拔的将军。他见到我们很高兴，询问了省垣事变的实况，胸有成竹地表示，这次反攻长沙，凭十万农军敌忾同仇，必能克敌制胜。坚嘱不要还家，即随总部行动，我们当然乐于听从。步出总部，只见广大农民队伍，手执梭镖大刀和土枪鸟铳，头扎白巾，臂佩红布袖章，高呼“打倒反革命”，“消灭反动派”等口号，士气激昂，大有震荡山岳，力挽狂澜之势。

我军节节推进，是日黄昏我先头部队与反动军队接触，敌军溃退于易家湾以北通天岭一线凭险对抗。经过反复冲杀，争夺制高点战斗，我方死伤惨重。总部体察战况，判断形势，为保住革命精英，避免过多牺牲，不得不下令撤退，谁知广大农军都是激

于义愤，临时集结，既无枪支，又乏训练，来时一鼓作气均自醴陵乘火车输送，一经参战，受挫撤退，车运已不可能，节制困难，大家分头经跳马涧、龙头铺向株洲、醴陵后撤，秩序颇乱。好在总部还控制了一列火车，保证了最后一部分农军的撤离。火车抵达阳三石车站后，总部集结各乡队伍，宣布各回原乡整饬听调；工人武装纠察队集结安源，编为矿警大队，以策后用。我与谢世楷同志奉命回到家乡潜伏组织。旋之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土豪劣绅纷纷还乡，罗定团防部队反复清乡，烧杀逮捕，勒索罚款，革命骨干1000余人殉难。我县中同学龚城壮烈牺牲，欧阳遵、谢朝佑两位同学逃至武汉，被我处劣绅欧阳信台告密，在武汉被捕牺牲。不久，伟大的秋收起义掀起了革命狂飚，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醴陵四乡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

## 马日事变前后醴陵见闻

殷 达

1926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尤以湘江流域的长沙、湘潭、湘乡、醴陵、衡山等县最为兴旺。毛泽东同志曾在这几个县作过深入考察，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时，不但农民组织起来了，城里的各行各业、各界民众也都组织起来了。我家住醴陵县北正街，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当然不甚了解，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许多事迹印象颇深，现就记忆所及，缕述如下。

大约在1926年的下半年，不知怎么我们全家一下子都参加了“会”。我父亲开一家书纸文具店，他参加了书纸业同业工会，店里请的先生和所带的徒弟都参加了书纸业同业工会。我母亲参加了女界联合会。我本是福音堂小学的学生，学校因“打洋奴”停办了，我就辍学在家歇着。一天晚上，我家所有参加了“会”的都要出去开会，家里没人看守铺子了。后来幸好父亲的同业工会改在我家开，父亲可以附带照顾生意，才算解决了问题。母亲将我带去开女界联合会，会址就在我家附近的关家巷一个小学的教室里。开会的目的是要选个代表去参加县女界联合会，谁知道却有人提名让我来当这个代表。我以年纪小，又不是被通知来开会的为由都推辞不了。理由是到会人之中，只有我一人能文识字，其他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